



The Bean Trees

豆树青青

〔美〕芭芭拉·金索沃 著

杨向荣 译



The Bean Trees

豆树青青

〔美〕芭芭拉·金索沃 著

杨向荣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豆树青青 / (美) 芭芭拉·金索沃著; 杨向荣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7.10

书名原文: The Bean Trees

ISBN 978-7-5442-9066-1

I. ①豆… II. ①芭…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308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7-053

THE BEAN TREES

© 1988 by Barbara Kingsolver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Frances Goldin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豆树青青

〔美〕芭芭拉·金索沃 著

杨向荣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特邀编辑 郑小希 第五婷婷

营销编辑 刘畅 柳艳娇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数 195 千

版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9066-1

定价 49.6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目录

Contents

.....

Chapter 01

谁会离开

1

Chapter 02

过年猪

28

Chapter 03

“耶稣就是上帝” 二手轮胎

40

Chapter 04

塔格佛克河水

61

Chapter 05

和谐空间

75

Chapter 06

情人节

89

Chapter 07

如何在天堂里吃饭

105

Chapter 08

狗屎公园的奇迹

127

Chapter 09
伊斯梅内
153

Chapter 10
豆树
165

Chapter 11
托梦天使
177

Chapter 12
冲向恐怖的黑夜
187

Chapter 13
昙花
200

Chapter 14
护佑圣徒
220

Chapter 15
切罗基湖
237

Chapter 16
心意坚决 行为自愿
246

Chapter 17
根瘤菌
252

Chapter 01

谁会离开

自从亲眼看见一辆拖拉机的轮胎炸了，把纽特·哈宾的父亲高高地抛到美孚石油招牌的顶上，我再给轮胎充气就感觉手有点儿怯。我可没撒谎。他在那里卡住了。诺曼·斯特里克走到县政府大楼、鸣笛呼叫志愿消防队的工夫，大约有十九个人围了过来。消防队好不容易扛着梯子赶到，把纽特的父亲给扯了下来。他倒没死，但是耳朵聋了，而且从那以后整个人都变得不太一样。他们说是他给轮胎充气充得太足了。

纽特·哈宾算不上我的朋友。他只不过是那种在每个年级都至少留过一次级的超龄男孩，上六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奔二十了。他平常总坐在后排，喜欢把在嘴里嚼过好几遍的小纸团弹到我的头发里。可是那天，看到他老爸在那儿挂着，像件破破烂烂的工装搭在篱笆上，我一下子想到了纽特一辈子会过成什么样，于是心里有点为他难过。在那一刻之前，我从没认真思考过未来。

我妈妈说，哈宾家生孩子的速度跟他们的孩子掉进井里淹死的速度差不多。这话肯定不全对，因为他们家在皮特曼县有很多人，

而且不少都活过了成年。不过意思还是这个意思。

这倒不是说我和妈妈要比哈宾家好到哪里去，或者我们手里还有那么几个儿子。如果你看见我和纽特在六年级的班上肩并肩坐着，没准儿会断定我们是兄妹呢。以我对自己亲爹的全部了解，要不是妈妈跳着脚发誓说，他是不认识的某个无名鼠辈，而且早就不在，我还真不敢肯定我们俩就不是兄妹。但我们俩基本上是同一块泥巴捏出来的：两个膝盖脏兮兮的孩子，吵闹得要死，想要摆脱困境，站稳脚跟。不过，你也没法说，谁能站得住，谁会离开。

大家都管我叫咪西。这可不是我的本名。据说我三岁的时候曾经跺着脚对妈妈说，别叫我“玛丽埃塔”，要叫“玛丽埃塔小姐”，因为在她干活的那些人家，我要叫所有人“小姐”或者“先生”，连小孩子也不例外。所以，从那天起，她就真的这样叫我了。“玛丽埃塔小姐”。后来索性就叫成咪西^①了。

你得明白，妈妈就是会做这样的事。我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经常在礼拜日去池塘钓鱼，一钓就是一整天，往家里带回一堆瘦骨嶙峋的蓝鳃太阳鱼，可能再加上一条只有拇指长的鲈鱼。但是看妈妈的样子，你会觉得我抓到了舍普湖里那种有名的大鱼：老头子们经常在湖边嚼着烟丝、朝思暮想希望逮着的那种大家伙。“看，我的好闺女能养家了。”妈妈会说，然后把这些小鱼做熟了，像感恩节大餐似的端上桌给我们两人吃。

我喜欢在那些水底满是淤泥的古老池塘里钓鱼。无论我从中拽出什么来，妈妈都特别自豪，算是原因之一；不过我也迷恋安静地

①原文为“Missy”，是“Miss（小姐）”的昵称。（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坐在那里的感觉。你能闻到树叶在冰凉的泥土里腐烂的味道，看着耶稣虫^①在水上行走，四只小脚在水面上踩出小坑儿，但永远不会陷进去。有时，你会看到那些大个头的、谁也不曾钓上来过的家伙，像暗褐色的梦，从水底溜走。

等我上了高中、找到自己第一份工作，又发生了好多别的事，其中就有我即将告诉你们的那一件关于纽特·哈宾的可怕故事。那时候他当然已经不在学校了。他和他半残废的爸爸一起种烟草，还把一个女孩搞怀孕了，于是就结了婚。那女孩是乔琳娜·尚克斯，人人都对她有点惊讶，至少假装有点惊讶吧，对哈宾却毫不意外。没人指望哈宾家的孩子能有多大出息。

但我还在上学。我不是那种拔尖的学生，甚至算不上优秀，可我还留在学校里，并且没有沾上那种麻烦。我想把书读完。这倒不是说我没见过雪佛兰车的后座。我熟悉绿起路的风景，我们管它叫飞起路，我也见过那玩意儿，知道它长什么样子。这些从来都没办法让我立志成为一名烟农的妻子。妈妈总说，怀孕不是我的范儿。她懂。

怀着这样的心态，我平安无事地读到了高中最后一年。相信我，那些日子里，女孩们一个接一个地退学，就像罂粟花籽从苞蕾上撒落下来，你会把每一天都看作一份奖赏：你已经坚持到这个份儿上了。到毕业那年，班上男女比例到了二比一，我们还遇到了那位名叫休斯·沃尔特的理科老师，我们觉得，他简直是老天对我们的格外恩赐。

^①水龟的别称，因《圣经》中耶稣在水上行走的神迹而得名。

哈，来说说他。他就像个从天而降的金发保罗·麦卡特尼^①，坐在课桌上，穿着紧身牛仔裤，干干净净的衬衣袖子就那么挽起来，袖口卷在里面。他把我们乡下这些男孩子比得像妈妈带回家的打满了补丁的旧袜子。休斯·沃尔特不是个肯塔基小伙子。他是外州人，从北方某个城市学院毕业的，大家都猜正是因为这个，他的名字是倒过来的。^②

我还没有为他神魂颠倒，至少按当时的标准不算夸张。那种狂热从女卫生间的墙上就能看得明明白白：在墙上写下“永爱休·沃”这类字句的口红，拿来涂满一座谷仓也绰绰有余。我想说的不是这个，而是想说，毫无疑问，他改变了我的生活。

改变始于他给了我一份工作。在那之前，我干过的那些能赚些钱的活儿里，最有趣的也就是在星期天帮妈妈做些付费洗熨，或者照料她做保洁的人家的小孩子。要不就是给别人家的豆蔓捉虫子，每只一分钱。但皮特曼县医院的这份活儿是实实在在的工作，而且，那可是方圆一百英里内最重要、最干净的地方。沃尔特先生是有妻子的，叫琳达，虽然我们高中所有人，至少是所有女生，都彻底无视了她，可她真真切切地存在，活得好好的，而且还是个护士长呢。她问休斯，班里有没有孩子能在放学后和星期六上医院来做些零工，没准儿毕业后就可以做个全职员工，休斯就也这么问了我们大家。

你满以为他会从那些糖条儿姑娘^③里挑一个，那些买得起粉白相

①英国歌手、作曲家、低音贝斯手，曾是披头士成员。

②“休斯”通常为姓，“沃尔特”通常为名。

③原文为“Candy Stripper”，指志愿护士助手，大多是中学女生。因其身穿的粉色与白色相间、类似糖果棒条纹的制服而有此别称。

间制服的镇上女孩，每个星期六就去围着那些床上便盆娇滴滴地转，好像那是上帝的绿色大地上她们被委以搬运的最神圣的东西。你满以为他会选中厄尔·威肯托特，这人能够面不改色地切开一条蚯蚓。我在后院走廊里把这些都告诉了妈妈。妈妈穿着带袖孔的围裙坐在藤椅上，我坐在梯凳上，两人一起往一张报纸里剥豌豆。

“厄尔·威肯托特算什么，”妈妈发话了，“姑娘，我还见过你生吞了一整条虫子呢，那时你才五岁。他哪儿有你厉害，那些糖条儿姑娘也都比不上你。”但我还是觉得休斯会选那些人，我也对妈妈这么说了。

她走到长廊边上，从围裙里摇出一把豌豆壳，撒到花圃上。花圃里种的是金盏花和鲜辣味颜色的大波斯菊。妈妈和我都喜欢鲜亮的颜色，这是家族的偏好。在学校，把我从那些镇上女孩当中挑出来实在太容易了，她们总是穿着精心搭配的米黄色或者粉红色柏碧·布鲁克斯牌毛衣与短裙套装。麦德加·比德曾说我穿得像个视力表。算上返校节舞会，他拢共做过我三个星期的男朋友。我猜他说的是参军时别人会给你看的那种色盲测试，而不是打头有个大大的字母E的那种。这话是他在我们掰了的时候说的，但我反倒有些受宠若惊呢。我早就想好了，如果不能穿得优雅，就要穿得让人忘不掉。

妈妈坐回藤椅里，又兜起一围裙豌豆。妈妈不是那种穿着紧身牛仔裤参加孩子们的垒球比赛的人。她比那种家长年纪大些。在生我之前，她过了好长一段狂野时光，有过一个名叫福斯特·格里尔的丈夫。那个男人的名字是照着史蒂芬·福斯特取的，就是七年级历史课本里那位写过《我的肯塔基故乡》、面相和善的男人，可是他母亲在给他取了这名字的二十二年后，据说是活活被他气死了。

他经常拿汽油漏斗喝大老爹牌白酒，远近闻名。他一直对我妈妈说，永远别去赶怀孕这种时髦。妈妈常说，用福斯特换来了我，是一笔和杰克逊购地^①一样划算的买卖。

我每剥出一粒豌豆，妈妈早已剥出三粒了。她右手一拧一收，先从豆荚尖儿上掐下一圈细细的丝，然后拇指一推，豆子就挤出来了。

“我是这么想的，”她说，“人就像稻草人。你，我，厄尔·威肯托特，美国总统，就连万能的上帝，以我所看见的而言，大家都是如此。有的稳稳站着，有的被风吹散了，唯一的区别就是戳在地上的是哪种棍子。”

有那么一会儿，我什么话都没说。然后我告诉她，我会向沃尔特先生问问那份活儿。

四下没有别的声音。路上再往前一些，亨利·比德尔正在自家前院里开动干草收割机；我们的豆子噼噼啪啪地爆裂开来，把好东西带给这个世界。

妈妈问：“然后呢？如果他不知道你很出色，完全能胜任那份工作呢？”

我说：“我会告诉他的。如果他还没把工作给了哪个糖条儿女孩的话。”

妈妈笑了：“就算已经给了，你也要说。”

他还真没给别人。两天过去了，还没有消息，所以下课后我留在教室里对他说，如果他还没有决定，不妨让我去做，因为我肯定

^①肯塔基州的一个地区，因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向印第安人低价买下土地而得名。

会干得很漂亮。我说，我一直避免沾惹麻烦，不会因为快毕业了就让自己功亏一篑。他说没问题，他会告诉琳达，还让我星期一下午就去那里一趟，她会给我讲该干什么活儿。

我原以为要和他交锋一场，没想到进展这么顺利，我愣了一会儿，倒不知该说什么好了。他的手指甲一定是整个皮特曼县最干净无瑕的。

我问他怎么想到把这份活儿给我。他说，我是头一个来问的。就这么简单。想想真是不可思议，全校的女生们投入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想象着放学后留下来让休斯·沃尔特接受自己的请求，而我成了唯一做到的人。不过，当然了，请求的种类才是关键。

后来我发现，我主要是给艾迪·里克特干活儿，他是化验科和放射科的主管。化验科主要对付血啊尿啊还有一些更恶心的东西，不过我没有抱怨之意。艾迪是个满脸雀斑的老家伙，其实并没有老到哪儿去，可也足以让每个人都注意到他居然还是条光棍儿。不过，像艾迪那样的性格，别人也不会没事跑去问他干吗还不结婚。

他没有像对待老师的乖学生或者能拿奖的小马驹那样对待我，我倒感觉挺舒服。跟艾迪相处，没什么调味剂，我是为了正经做事去的，而且做得挺不错。化验科和放射科是两个相连的房间，中间的转动门里总是人进人出，他们手里拿满了东西，鞋子踩在黑色油毡上吱吱呀呀地响。很快我就成了其中一员，把各种纸片归置到正确的地方，淡定地捧着人类排泄物走来走去，从来不做鬼脸。

我学到了很多。我学会了从显微镜里看红色的血细胞。人们管这东西叫红血球，其实它们根本就不像球，倒像棒球手套。我还要数出来在一些小小的方格里有多少个这种细胞。我敢说，你要

是整天盯着这些东西数，眼睛准会瞎掉。幸好，皮特曼县每天没有多少人非要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红血球。

我在那里还没待够一个星期，地狱之门就炸开了。那天是星期六。急救科的几个护士大喊大叫着让艾迪做好准备，放射科很快就要忙开了。他们说，哈宾两口子要来。大家都这样叫他们。艾迪问情况有多紧急，还问需不需要帮手让两口子保持安分，他们回答，情况是一半一半，一个很急，一个很安静。

我还没来得及细想这话是什么意思，乔琳娜·尚克斯，或者该说是乔琳娜·哈宾，就已经坐在轮椅上被推进来了，紧跟着来了一副担架，停在外面的过道里。乔琳娜的模样就像电影里你不敢看的那种镜头。湿漉漉的血迹像一条长长的舌头，从她右肩一路流到胸口，她的嘴唇和面孔都被抽干了颜色，那张大脸好像是从白面团上切下来的一块。尽管如此，她还是拳打脚踢地挣扎着，嘴里骂个不停，完全不像生命垂危的样子。我抓住她的一只手腕，想扶她从轮椅里起来，那只手腕却从我手底下扭着挣脱了，仿佛那袖管里面是一把电缆。她还冲纽特大嚷着“别这样”之类的话。“快去，替我杀了你爸！你该杀的是他，不是你自己，也不是我！”喊完一阵，她会安定一下子，接着又大闹起来。我不知道纽特的爸爸和这事有什么关系。

大家说已经喊了费彻勒医生，他正在过来的路上，不过照麦卡勒斯护士检查的结果，情况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流血已经止住了，但仍需要用X射线照照子弹在哪里，进去时刺破了什么东西没有。我望着艾迪，想知道需不需要脱下她的上衣和胸罩，给她换上件手术服，又不禁想到这么一来到处都会染上血污，毕竟我家里算是做

清洁工作的。可是艾迪说不用，我们不能太折腾她、把她翻来转去的。医生要看的只有弹孔周围和破裂的伤口。

“你可真幸运，他打枪没准头。”艾迪一边在操作台上放直乔琳娜的胳膊一边说。我觉得这话说得不太合适，不过想想是艾迪，也就不算什么了。我抓着她的胳膊肘，不想使太大劲儿，免得让她疼上加疼，但这可怜的姑娘歇斯底里地挣扎着，不肯安静。我仿佛看见自己系着铅围裙，站在乔琳娜旁边俯视着她，就像屠夫摁着一头待宰的牛犊。

后来艾迪说可以了，让我陪乔琳娜待在隔壁房间，等着片子出结果。如果她刚才动得太厉害，还可能要重新照一遍。接着艾迪又喊把另一个抬进来，于是两个男人推进来一副长长的担架，上面盖了条被单，然后把担架升到和操作台一样高，好像那是个大盘子，里面盛着一道菜。我站在那儿，呆住了。艾迪让我出去看着乔琳娜，他用不着我帮忙摁住这位，因为他哪儿都去不了。这位已经变成一张给法医办公室拍的漂漂亮亮的照片了，艾迪说，可我还是站在那儿盯着看。也许是我太迟钝。我到那时候才明白过来，被单底下躺着的是纽特。

隔壁房间还有一副担架打算给乔琳娜用，可是她坚决不肯上去。她找了个贴在墙上的硬木座椅，坐在那儿不住地哭，念叨着：“感谢上帝，孩子在我妈家里。”念叨着：“我现在该怎么办啊？”她仍然穿着那件粉红色的上衣，那衣服松松垮垮的，不管怀没怀孕都能穿。据我所知，那时候她没有怀孕。那件衣服两个肩膀上有几处小开口，衣袖上还缀着蝴蝶结，当然，现在已经让子弹给毁了。

乔琳娜长着张大饼脸，吨位挺沉，我一直觉得她看着就是那种

主动找事的人，一心想证明就算你不是个啦啦队员，也照样能过得刺激。问题在于，那样对你根本没好处。好比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孩，不用手扶不用脚踩，来来回回地从母亲身旁骑过去，喊破了嗓子想让她看你一眼，但她是不会瞧的，直到你撞上什么东西，脑袋开了花。

我和乔琳娜从来不是好姐妹什么的。她辍学的时候，比我高两级。可是我想，如果你被枪打了，丈夫死了，随便哪个能给你一粒含可待因的泰诺的人都是你的朋友。她开始向我倾诉，全是纽特爸爸的错，他经常把纽特揍得屁滚尿流，把她揍得屁滚尿流，甚至还拿煤铲子揍婴儿。我使劲想象，纽特壮实得像头牛似的，一个半死不活的老人要怎么才能把他揍得屁滚尿流。可那时他们全家都挤在一个又窄又小的房子里，当然，老头子还什么都听不见，所以只能过那种生活。说话管不了多大用处。

我记不清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大部分都是“嗯哦”地附和，或者说些“你会好起来的”之类的话。她一个劲儿地说她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孩子会怎么样，哈宾老头儿会怎么样。老天爷，她把自己弄到什么地步了啊。

问这件事情也许不怎么友好，可是，有一刻，我还真的问了她的：“乔琳娜，干吗找了纽特？”她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微微摇晃着，扶着受伤的肩膀，低头看脚面。她那双眼睛好像永远睁不开似的。

但她还是回答了。“找他又怎么了，我爸从我十三岁起就管我叫荡妇，所以找他又他妈的怎么了？只不过碰巧是纽特。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跟她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没有爸爸。我还说挺庆

幸是这样。她说倒也是。

处理完的时候，我觉得天应该已经黑了，好像这种事不该发生在光天化日下。其实正是大中午，半个白天还在前面等着呢，大家也都是一副努力工作、好好挣钱的样子。我去卫生间吐了两次，然后回来在显微镜下观察那些小小的接球手套，数了一遍又一遍，整整数了一下午。谁也没过来打断我。不管怎么说，对那个被抽了血的女人来说，这笔钱可是花得物超所值了。

我希望妈妈在家，这样我回去以后就可以声嘶力竭地大吼，告诉她我不想干了。可她不在。等她拎着一袋子日用品、一篮子周末要熨的衣服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缓过来了。我把整件事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连乔琳娜那件缀着粉红色蝴蝶结的上衣，还有那些血，也全说了，当然也说了纽特。然后我告诉她，那里最糟糕的事情我今天恐怕已经见识过了，所以，我会继续干下去。

妈妈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咪西，我从来没见过谁能比得上你。”我们没有再多说什么，可是有她在，我感觉好受多了。我们两个在厨房里走来走去，不时擦身而过，准备晚餐吃的煮青菜和煎鸡蛋，外面的天空一点一点暗了下来。妈妈不时看看我，然后静静地点点头。

关于妈妈有两件事得说说。一件是，她总对我抱着最美好的期待；另一件是，无论我做了什么事，无论我往家里带回了什么，她都会让我觉得，我刚刚在天空上挂起了月亮、点亮了满天的星星。好像我就有那么好。

我继续干那份工作。我在那里待了五年半，数了多到你无法想

象的红血球。有人可能觉得我那段时间除了使劲让妈妈开心，还有时不时跟斯帕基·派克约约会，没干多少别的事。很多人都觉得斯帕基是个高档抢手货，因为他有份查煤气表的稳定工作。但是后来，我实在听厌了他老是说，他去查煤气表的时候又看见谁几乎一丝不挂地醉倒在自家后院，就和他分手了。

我有自己的盘算。上高中的那些日子，我们要是想找点乐子，只会在水塔墙面刷上“七五级”，或者在万圣节时把农民的羊拴在那儿，可是现在，我有了很多严肃的想法。在皮特曼县医院上班的那几年里，我开始能够帮妈妈分担些房租、账款，还想办法存下了几百美元。我用其中的大部分买了辆车，一辆五五年产的大众甲壳虫，没有窗玻璃，没有后座，没有启动器。不过，一旦掌握窍门，很容易就能一个人把车启动，不必找帮手。只要换只脚踩离合器，另外那条腿伸出车门蹬地就可以了。尤其是如果你把车停在了山坡上，这种启动方法特别管用。在肯塔基州的这一带，经常只有山坡可以停车。我打算有朝一日开着这辆车驶出皮特曼县，除非为了妈妈，否则永不回头。

我买了车开回家的那天，妈妈就知道我想远走高飞。她看了我一眼说：“好吧，如果你弄了辆旧车，就得知道怎么开旧车。”我想她的意思是，我得知道怎么处理各种突发状况，因为她站在路中间，抱着胳膊，看着我把四只轮子卸下来再安回去。“好啊，咪西。”她说，“你就要开着车离开这里了。我最后看见的大概就是你的屁股了。”然后她问：“如果我放了前轮的气，你怎么办？”她还真说到做到了。我说：“简单，我换备胎。”没错，这辆又老又破的车居然有一只备胎。

然后她又把一只后轮的气也放了，问我说：“现在你怎么办？”